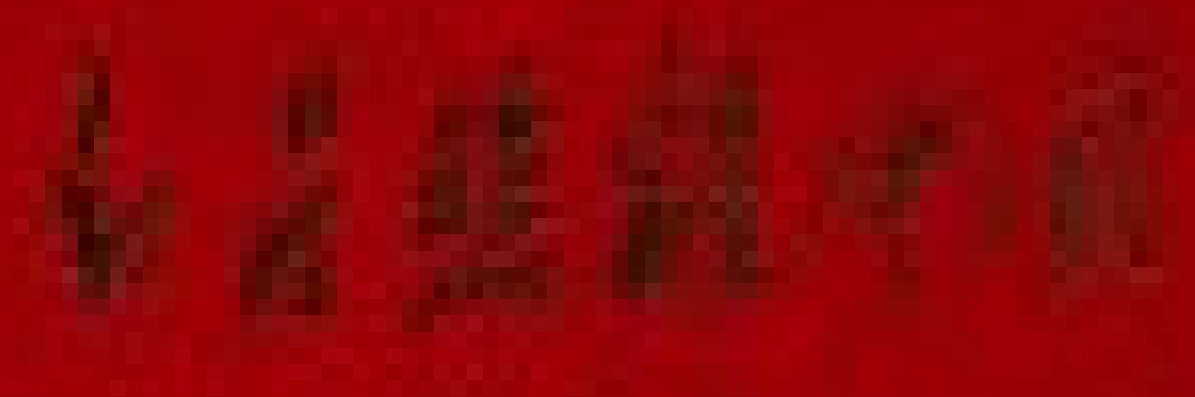


红星照耀中国

第二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红星照耀中国



光明日报出版社

康庄战斗

沈宗乐

“在南战场，
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
康庄战斗，
诱敌打援打得真漂亮……”

这是一首历史的战歌，每当我唱起它，就回想起四十多年前的康庄战斗。

郭政委巧拆“囚”字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八日，八路军回民支队告别了家乡，趁着夜幕，由献县向西，疾插沧石路以南……

十天后，一个四更天，鸡还没叫头遍，人们还在酣睡。在束鹿县东南十里远的北花盆村村西的一间民房里，一个身披八路军军衣，瘦小精悍，脸色刚毅的年轻人正在沉思，他不时地将右手食指往一碗冷开水里蘸一下，在一张破旧的八仙桌上反复写着一个“囚”字。他是回民支队政委郭陆顺同志。

猛然，他停住了手，站起身叫了一声：“通信员！”

我在朦胧中答了声：“到！”

“我没叫你，叫通信员。”政委说。

我揉了揉眼睛。说：“政委，通信员牺牲了，司令员让我先跟你几天。”

“哦……”政委脸色中透出悲愤，“知道了。天亮后，你通知各大队领导到我这里来。”

“是！”

郭陆顺同志是老红军，他是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任回民支队政委的，也是回民支队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后的第一任政委。他的到来，使支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大加强。

一九三九年年底，原在沧石路以南深南地区活动的部队，参加冀中军区组织的南进支队，赴冀南讨伐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日军乘机在深南地区疯狂推行“囚笼”政策，向根据地构成网状压缩包围。深南军民虽不断进行反击，但因敌我力量悬殊，遏制不住敌人的进攻。为了打开局面，冀中军区特令回民支队开赴深南。当时，我刚十五岁，在支队司令部任卫生员。

三月三日，回民支队越过沧石路，宿营在深南栖凤庄，拂晓遭到附近据点千余敌人的包围，

与敌激战五小时才突出重围,二大队教导员黄澄等十九人牺牲,三十四名干部战士受伤。紧接着,在衡水以西活动的一中队遭到赵家圈据点几百敌人的突袭,受到损失。

回民支队在敌人的“囚笼”里跳来跳去,总被咬住,这种情况对部队情绪影响很大。郭政委刚到职四个月,面对如此艰险的形势,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几天来,郭政委一直在苦苦思索:怎样才能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呢?

天亮后,各大队领导来到支队部。第一个进屋的是一大队大队长马永恩。马大队长是个大个子,打起仗来爱敞着怀,平时说话有些口吃,可是枪一响,结巴就好多了。我俩见面爱开玩笑,我动嘴,他动手。

“大,大,大队长……”我学着他说话,刚想逗他,谁想他阴沉着脸一拨拉我,说:“去去去,一边去。”我身子一晃,一头撞在第二个进屋的新任二大队教导员郭运的身上。郭教导员伸手把我扶住,说:“小沈,别闹了,心里怪烦的。”

这时,马永恩已对着郭政委嚷了起来:“政,政,政委,咱,咱,咱回民支队,啥,啥,啥时候受过这种气!”几个大队领导也都七嘴八舌地说起来:“政委,把部队拉出去和鬼子拼!”“让鬼子认识认识咱回支……”

郭政委笑嘻嘻地对我说:“卫生员,拿点儿顺气丸来,咱们先顺顺气……”几个大队领导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今天叫同志们来,要考考大家……”郭政委说着,伸手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大家都伸着脖子看,纸上用铅笔写着一个“囚”字。

“这念个啥子字哟?”郭政委是湖南人,说话却带点儿四川口音。

“谁知道这是个什么玩艺,怎么把人关在里面?”二大队大队长马永彪识字不多,看着字胡诌。大家轻声地笑着。

郭政委说:“这是个‘囚’字。眼下,鬼子在深南推行的就是‘囚笼’政策,这也不是什么新东西,是德国老鬼子的破烂。咱们都想想,咋样才能打破它?”

“嗨!人一使劲儿,把笼子顶破,不就出来了嘛。”马永彪以形寓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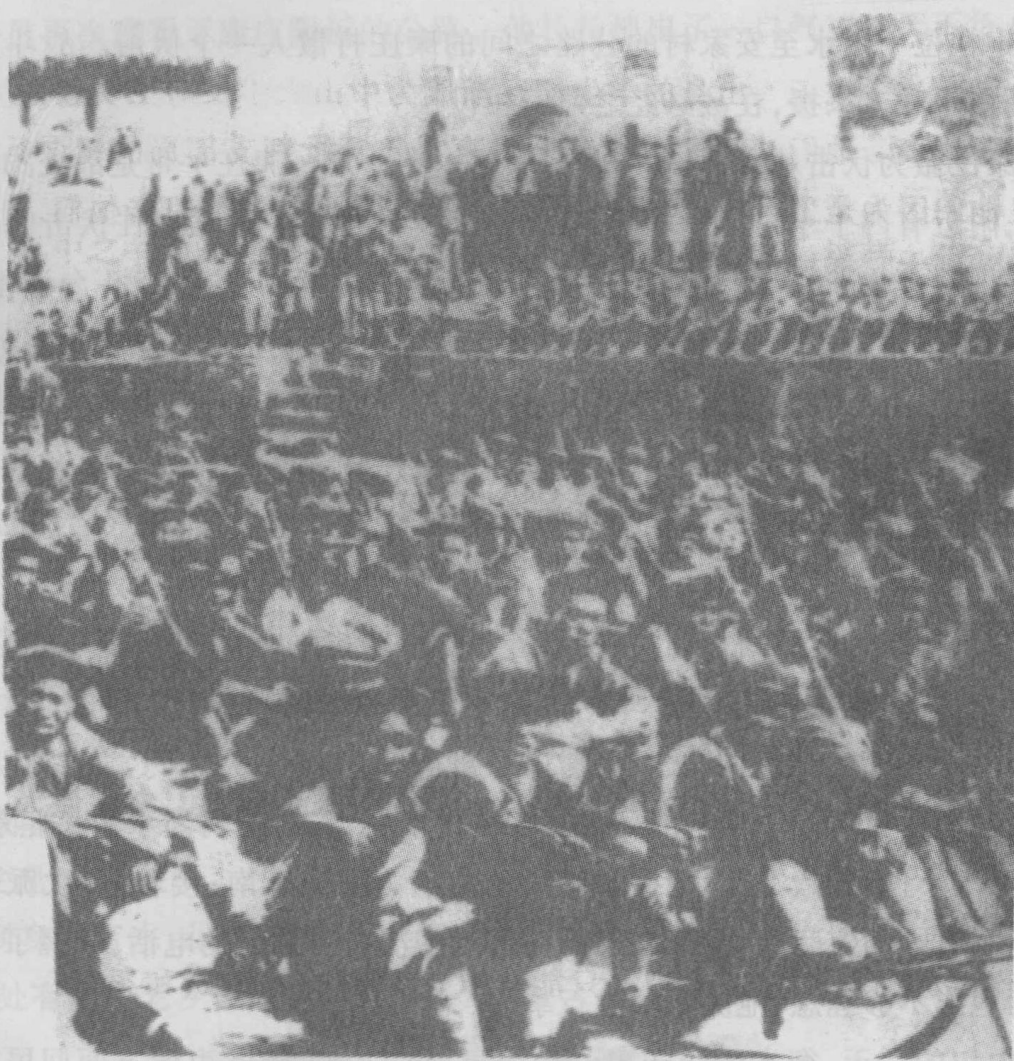
“我琢磨着,集中兵力,突开一面,就能砸碎笼子。”一大队教导员张浩慢吞吞地说。

“有门儿,说下去!”郭政委称赞说。

张浩脸一红,说:“还没考虑好,请政委讲讲吧。”

“对!政委讲。”“听政委的!”几个大队干部都催促郭政委。

“好吧。”郭政委随手拿起那张写着“囚”字的纸对大家说:“这几天,我和司令员一直在想,咋样打破敌人的‘囚笼’?司令员说,不能总让鬼子囚咱们,咱们要把鬼子关进笼子里。你们看,在这个‘囚’字里,我们搞上它一点儿,这不就把狗关在笼子里了。”说着,郭政委拿起笔在‘囚’字中的‘人’上,划了一横,又点了一个点儿,成了个‘犬’字。



1935年9月，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这是会师时的情景

“司令员的意思是集中兵力，打掉鬼子几个据点，或是歼灭几股敌人有生力量，就能粉碎‘囚笼’”。郭政委很谦虚地把司令员摆在前面。其实，大伙儿都清楚，司令员和政委好得就象一个人。

政委的“犬”字刚写完，马永恩一拍大腿叫道：“妙、妙，妙极了！”我趁机开了句玩笑：“马大队长成了老猫了。”他伸出手来要抓我，我撒腿跑了。干部们都笑了，阴沉的脸都舒展开了。

“好！回去动员准备，等司令员侦察回来，马上行动！”政委下了命令。

马司令为敌备“瓮”

“他妈的！这个鬼地方，公路比麦地高，敲鬼子一下还真费些事！”马本斋司令员伏在康庄附近的麦田里仔细观察着地形。自从回民支队确定粉碎敌人“囚笼”的作战方针后，马本斋司

令员就决定在位于衡水至安家村的公路之间的康庄打散人一个伏击。战斗方案是：佯攻安家村据点，诱衡水敌人来援，在敌必经之路康庄设伏。

选定康庄做为伏击地点，马司令员颇费了一些心思。康庄一带是敌人的模范治安区，戒备比较松懈，附近有四个小村，可以隐蔽集结回民支队主力。根据以往伏击作战的经验，敌人进入伏击圈后，虽遭突袭，但困兽犹斗。如若远离敌中心据点，这种战斗允许相持一段时间。但康庄北距敌衡水重镇六里地，南距安家村据点四里地，万一被敌人缠上，将得不偿失。

“康庄伏击战的成功，关键要使敌人基本丧失抵抗力。这一问题必须解决！”马本斋看到地形只利于打击溃战，不利于打歼灭战，眉头不由得拧成了疙瘩。几天来，他冥思苦想，各大队的领导也都在着急。一天，二大队大队长马永彪对他说：“司令员，依我看，机枪一扫，手榴弹一砸，也差不离……”

马司令员把眼一瞪：“瞎扯，打仗的事差一丝一毫也不行！”

“那咋办？”

“只要动脑子，总归会有办法。要勇谋兼富！”

其实，马司令员对康庄伏击战已做了多方的准备：先在远离衡水的束鹿东南南花盆村和魏家桥打了两次小仗，歼敌一部，把衡水守敌的注意力引向东南；接着，多次派侦察员，化装潜入衡水，查清了敌人的实际兵力，又在安家村据点多次窃听敌人的电话，掌握了敌人的行动规律。但是，因为地形不够理想，他决不贸然行事。

五月中旬的一天，衡水内线送出一个消息：敌人为了防备束鹿方面回民支队的袭击，强迫康庄一带的群众沿公路两侧挖护路沟。这一消息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唯独马司令员对这份情报特别感兴趣。

天快三更了，马司令员还拿着情报在琢磨，我坐在旁边困得直打盹儿。突然，马司令员一拳擂在桌子上，小油灯的火苗蹦起好高。他一把提溜起我，说：“快去找政委、参谋长、主任来！”不大功夫，首长们都到齐了。马司令员高兴地说：“咱们来个请君入瓮！”

“什么？请太君入梦？”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嗨！驴头不对马嘴。这是过去的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坏人发明了一种刑法，把人装在瓮里，后来，这个坏人把这个法子告诉给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就把他装在瓮里了……我也说不清楚。”马司令员见政委冲他直乐，就转了话题，“咱们利用鬼子挖护路沟的机会，为他们准备个大‘瓮’，这也叫请太君入瓮吧……”首长们都明白司令员的意思了，交口称赞这个主意好。

第二天，支队与衡水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派了许多战士，化装成群众混在挖路沟的民工里，把康庄公路两侧的护路沟挖得足有一丈深，沟壁呈雁尾斜面，靠公路一面有点坡，靠麦田一侧则直上直下，有的地方还凹进去，真象瓮壁。监工的日军见挖成这样，高兴得直叫：“良心大大地好！”我们的人心里都暗暗发笑。

事后,马司令员再次察看了康庄附近的公路。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苍天不负八路军,等着鬼子入‘瓮’吧!”

马永恩狠借“东风”

五月二十九日夜晚,回民支队主力从束鹿东南出发。为了防止万一,先绕了一个小圈子,然后直插康庄附近四个小村,埋伏了起来。同时,支队派一大队的一个中队佯攻安家村诱敌,由大队长马永恩亲自组织实施。

临出发时,马本斋司令员对马大队长说:“永恩同志,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安家村打早了,敌人不出来;打晚了,主力容易暴露。衡水的敌人来不来,全看你了!”

“司令员,你,你,你放心吧,借,借,借不到‘东风’,我,我,我上衡水把鬼子都揪出来!”马大队长拍着胸脯打保票。

“别胡来,要多动脑子。”马司令员嘱咐他,并让我跟着他,好直接联络。

四更天,部队出发了。我随着马大队长带着一个中队奔向安家村。到达安家村据点附近时,天已蒙蒙亮,部队分散隐蔽在麦田里。很快,东方出现鱼肚白,战士们把身子紧紧地贴在麦垅里,防止敌人发现。

忽然,我感到身下有水,很快就湿透了衣衫。我朝旁边一看,马大队长身下也湿了一片。糟糕!原来是远处有两个老乡在摇辘轳打水浇麦子。



1945年9月16日,毛泽东同美国在华第14航空队的士兵杰克、

埃德尔曼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等,在重庆

第18集团军办事处合影左1为办事处处长钱文光

我们一百多人全伏在麦垅里，堵塞了水流，水越蓄越多，慢慢池漫过下巴，到了鼻子。战士们只得把头扎进水里，憋一会儿再抬起来。马大队长急中生智，悄悄地拔出刺刀，用力地翻附近的土，战士们也都翻了起来。一会儿，土松软了，水渗下去了，可是人也陷进泥里去了。

我看得出，马大队长心里急得直冒火。要不是司令员嘱咐在先，他早就挺着刺刀杀向安家村。我们在泥水里泡着，五月的井水还真凉，风一吹，激得人一个劲儿起鸡皮疙瘩。

好不容易熬到太阳一竿子高了，到了攻击的时刻，马大队长一声令下：“打！”机枪、步枪子弹突然向安家村据点泼去，据点里顿时一片鬼哭狼嚎。

支队司令部的通侦队早把监听电话挂在安家村通往衡水的电话线上了，只要安家村的敌人向衡水求援，在康庄伏击的回支主力便立即投入战斗。

可是，安家村的敌人并没有立即向衡水求援，只说是有小股土八路在骚扰，气得马永恩一把扯开衣襟，敞着怀骂了起来：“兔，兔，兔崽子，借，借点儿东风，还，还得玩真的！给我狠揍！”子弹更猛烈地射向据点。据点里的敌人也拼命还击。敌人的武器好，一会地压住了我们的火力。

马永恩真急眼了，说话也不结巴了：“不打疼了，还借不来这股风！”他回头冲我大喊，“你跑步告诉马司令，说我端了这窝兔崽子，看衡水鬼子救不救它！”接着，他大吼一声：“机枪掩护！上刺刀，跟我冲！”回民支队的老战法是：机枪射击一延伸，手榴弹就甩过去，跟着，刺刀就上去。马永恩率领战士们端起刺刀，趁着手榴弹爆炸的浓烟，一个猛冲就到了据点门前。

这时，监听电话的通侦队传来消息：安家村的敌人吃不住劲儿了，在狠命地摇电话，说话时直哆嗦。

安家村的敌人终于求援了。我们立即掐断了电话线。这时，马永恩大队长咧着嘴哈哈地笑了。

马“老虎”怒吃“豆腐”

衡水的敌人出动了。

一百多个日本兵、三十多个伪军在日军中队长高田的带领下，拖着一门加农炮和一挺九二式重机枪，直扑安家村。

诱敌任务完成后，我跑回了支队部。郭政委见我回来了，让我去看看马虎文中队准备的怎么样。

马虎文中队是回民支队的一把尖刀。全中队一百来人，清一色的二十来岁的棒小伙，大部分来自武术之乡，都会点“三跳毛四门斗”，三八大盖到了他们的手里，要起来好象是高粱杆。支队首长很器重这个中队，凡是硬仗、大仗，都把他们放上去打，每次都杀得日伪军胆颤心惊。中队长马虎文是沧州人，红脸膛，大个子，浑身疙瘩肉，一身武功，打起仗来，最爱近身格斗，经

常手提一把大铡刀，抡起来象是车轮转，十几个敌人近不得身。一九三九年夏天，在无极县郑村保卫麦收的战斗中，他力劈五个日本兵，屁股上中了一枪，留下四个洞，后来，人们送他个绰号叫“四眼虎”。

自从回民支队到深南后，马虎文嘴里整天嘟囔：“要打仗，青(县)沧(县)交(河县)；要睡觉，深(县)武(强县)饶(阳县)。到这里，仗也打不上，觉也睡不好！”尤其在栖凤庄突围战斗中，他们的教导员牺牲后，马虎文更是整天憋得嗷嗷叫，经常瞪着眼睛找马司令员，非要和日军决一死战。但马司令员就是不答应，还常常剋他几句：“马‘老虎’，你不要发牢骚，到时给你快‘硬骨头’，你要是啃不下来，看我怎么敲你！”定下诱敌打援的战斗方案后，马本斋司令员让马虎文中队担任正面攻击，他高兴得象小孩一样满地拧旋子。

我按照郭政委的指示，找到马虎文中队。战士们都埋伏在康庄公路下的麦田里。马虎文正坐在一个坟堆后面，手里拿着块砖头在磨铡刀。

“‘老虎’，政委让我问问你准备好了没有？”我和马虎文是同乡，很随便地坐在了他的旁边。

“没问题！”他举起铡刀，寒光一闪，“咔嚓”，坟旁一棵茶杯粗细的歪歪榆断成两节。我伸出舌头“哟”了一声，小心地用拇指试了试锋刃，快得直挂肉。我对他说：“政委说，要不出大的意外，敌人会全部被装进司令员为他们准备的‘瓮’里，十有八九用不着拼刺刀。”

“用不着拼刺刀？咱回民支队就是靠刺刀杀出来的！”马虎文有点不甘心，“咱们跟敌人交手也不是一两次了，一听这炮声、枪声，就知道鬼子少不了。”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手例》，

规定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办法，推动了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

敌人正在进行火力侦察，子弹飞过头顶，炮弹拉着长音在远处爆炸。

“哎，卫生员，给咱说几句俏皮话。”因为我平时总拿“老虎吃什么”编点儿歇后语，这时，马马虎文非让我以康庄伏击为题编几个。

“这回是‘老虎吃仁丹——小玩(丸)’。”我说了一个。

“这是旧的，来个新的！”马马虎文不满意地说。

“那么是‘老虎吃蚂蚱——小刺一堆’。”我又瞎编了一个。

“不对，这回是‘老虎吃骨头——硬嚼’！”马马虎文净想着拼刺刀，打硬仗。

“老虎到底吃什么，等打起仗来再瞧吧。”我们看着远处尘土飞扬，估计敌人快到了，都闭上了嘴，睁大了眼，盯着前方。

一大溜黄乎乎的日本兵中间夹杂着少数黑乎乎的伪军，狼奔豕突地进了伏击圈。马马虎文象一支弯弓待发的箭，一只手提着三颗挂弦的手榴弹，一只手提着铡刀，微微弓起腰，慢慢收着腿，随时准备弹射出去。

“叭”，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康庄附近六个制高点上的六挺轻、重机枪刮风一样射向公路上的敌人。

“冲啊！”马马虎文大喝一声，一扬手，三颗手榴弹一齐飞向公路，紧接着，四面都响起了杀声，手榴弹象冰雹一样砸向敌人，整个伏击圈里硝烟弥漫。

马马虎文手提铡刀，带领战士们旋风般地接近了公路。

十几秒钟过去，硝烟渐渐升高，伏击圈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情景：公路上除有二十几个被打死的敌人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个活的也没有。马马虎文刚一楞神，有的战士已经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大声喊着：“鬼子全被装进‘瓮’里了！”原来，密集的子弹刚射向敌人，日伪军就连滚带爬地窜下护路沟。他们能下得去可上不来，沟的两头又被堵死，就象一堆饺子下到了锅里。

“马‘老虎’，楞着干啥？快往沟里扔手榴弹！”马本斋司令员率领战士冲了上来，他大声玄喝着马马虎文。马马虎文立即扔掉铡刀，向沟里甩手榴弹。转眼间，公路两侧，护路沟里，躺满了敌人的尸体，只剩下五个伪军，被我们活捉了。

等我赶到路边，战斗已经结束。我拉住马马虎文问他：“马中队长，这回老虎吃什么？”

“嘿嘿……‘老虎吃豆腐——没嚼头儿’！”马马虎文自嘲地笑着。

二十分钟后，援敌急急忙忙地赶到了现场，见到的只是日军和伪军的尸体，而回民支队早已无影无踪了。敌人气得烧掉了康庄附近的村庄，又向四周的旷野胡乱放了一阵子炮。

在深县榆科镇附近的一个小村里，支队首长召集统计员、通信员和我汇报战斗结果：

“打死鬼子一百多、伪军三十多。”小统计员金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说，“我见鬼子、汉奸都死了，也没仔细数。”

“以后要注意清点准确。”马司令善意地批评了他，然后说，“这次全歼鬼子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分队，打死鬼子一百零九个、伪军二十九个。鬼子中队长高田这个家伙被手榴弹打破了脑

袋，死在公路上了。”

嗨，真清楚！我们都佩服极了。

参谋长冯克说：“司令员不用数也知道，一个多月前他就盯上高田中队了，早把各种情况都装在心里了。”

“哈哈……”大家都笑了起来。

“缴获情况怎么样？”郭政委问了一句。

通信员小哈抢着说了起来：“缴获大炮一门、九二式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挺、掷弹筒三个、马骡三匹、望远镜一只……”小哈怕讲漏了，一边翻着小本一边说。

“活的有没有？”政委问。

“伪军五个。”

“还有！”

小哈想不起来了。

“还有‘洋嘎’一只。”郭政委提醒了一下。

“噢！”人们恍然大悟……

“洋嘎”是高田豢养的一只狼狗。这次，高田把它带出来抖威风，谁想到，枪一响，它的前腿就被打断，滚进护路沟里，被二中队抓住了。几个战士举起刺刀要戳死它，它吓得闭上了眼，前腿跪在地上，刚巧让郭政委碰上了。郭政委说：“优待‘俘虏’嘛……”战士们这才饶了它一命。

最后轮到我汇报部队伤亡情况。我汲取了小金和小哈的“教训”，小心地说：“可能是无一伤亡。”

“嗯？究竟有没有伤亡？”马司令员板着脸问我。

“反正到现在没人找我包扎。”我心里在敲鼓，搪塞着说。

“自己走火打了屁股，怕挨批评，悄悄地找了个鬼子的急救包包上了。你到炊事班去看看，老刘准不敢仰面躺着睡觉。”政治部主任丁铁石同志的几句话，搞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来，战斗结束后清理战利品时，五中队刚参军的一个新战士从没见过九二式重机枪，见到缴获的这个“大家伙”特别高兴，围着机枪，东摸摸，西摸摸，一不小心，手碰到了击发机，一串子弹打了出去，正巧把弯着腰满地找子弹的炊事班长刘福合的屁股擦了一道浅沟，新战士怕受处分吓得直哭。老刘倒是好心，一个劲儿地哄他说没关系，自己悄悄找了个急救包缠上了。

丁主任讲完了，首长们没说什么，我可气坏了。我瞅个空子跑到炊事班，当着老刘的面，哭了一通鼻子。老班长反过来哄我，直到他把捡到的手枪子弹分给我十颗，我才破啼为笑。当然，老刘的屁股没两天也好了。

康庄战斗的胜利受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高度赞扬，冀中军区赠给我们一面锦旗，上书“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后来，这次战斗还被编入抗大的教科书。康庄战斗后，回民支队

又连续打了几次漂亮的伏击战和化装偷袭战,把深南的敌人打草鸡了,日军、汉奸一提起回民支队连党都睡不着,“囚笼”政策彻底失败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回民支队抗战剧社的土作家黄仁、白少忠等同志创作了《回民支队大合唱》组歌,其中第三支歌就叫《康庄战斗》。

东团堡歼灭战

杨成武

一九四〇年九月,正太战役结束以后,前方总部命令八路军各部队进入大破袭战的第二阶段。

晋察冀军区立即组织了涞(源)灵(邱)战役和一系列对铁路、公路的破袭战,决定在涞灵战役中,把主要力量首先使用于涞源地区,夺取涞源城,拔掉附近各据点,然后转移攻势于灵邱地区,相机攻取灵邱城和附近各据点,打开边区西北地区,以便同晋西北和平西抗日根据地形成面的联系。

[Faint, illegible text]

現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主力兩路北伐，
前線情況下，中央決定將紅獨立的軍區，暫以
朱德劉湘胡，任湘鄂蘇階，林彪為三縱實長，劉湘
又向王景九人組總王，以朱德為五縱，劉湘收為劉
劉湘與中央軍委會統轄，各師院工軍政委員會，第
一百十五師以林彪為五縱，軍委和國院同年組總
三，以林彪為書記，第一百十師以賀光生為書記，克
甘，由洪王慶組總王，以賀光生為書記，第一百十九師
以劉湘承組總，向胡陳慶王宏坤組總王，以劉湘
承為書記，為軍委會書記。

以上植物經均係建時正順地之平林生樹木

10

陳其美日記

193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

各师设立军政委员会,以加强中共对八路军的领导。图为军委命令

聂荣臻司令员命令我指挥由第一、第二、第三、第二十、第二十五团和骑兵团主力、一分区特务营,第一、第三游击支队,分区工兵连等组成的右翼部队,参加涞源战斗。左翼部队第六、第二十六团和察绥游击支队位于蔚县南部和灵邱东部担任掩护。挺进军第九团活动手挑花

堡、矾山堡之间,阻击平绥路东段增援的敌人。此外,二分区、军区教导团、冀中军区一部都进行相应的配合行动。

自从黄土岭战斗击毙日军阿部中将之后,驻张家口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恨不得一口吃掉我们,却又无从下口。新任旅团长人见与一中将也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他派兵深入我边区,在涞源城、东团堡、三甲村、白石口等地设下据点。驻大同的日军第二十六师团,则把魔爪伸入灵邱、广灵、南坡头等地。军区之所以选择在涞灵地区发起战役,就是为了斩断魔爪,拔除敌人设下的据点。

但是,当我军大举出击正太路时,涞源地区的敌人已有警觉,各据点相继增加了兵力,仅涞源城就增加到五百多人。他们纷纷加固工事,储备粮弹,严加警戒。这就大大减少了我军突袭成功的机会。

我带着三分区的二团和一分区的三团从井陉返回分区,略作休整,即向涞源方向行军。事先曾派分区侦察科新任科长姜洪照同志带人到涞源一带进行侦察。经研究并报军区批准,我们决定由一分区的一团攻涞源城,三分区的二团攻三甲村,一分区的三四攻东团堡。

我曾经住过涞源和三甲村,也到东团堡看过地形,对这几个地方都很熟悉,指挥作战时根本用不着看地图。我把前方指挥所放在三甲村附近内长城的一座烽火台上。这里离涞源城极近,离东团堡有七八十里,位置理想,三处战场,不用望远镜能直接观察到的就有两处。

东团堡位于涞源城东北,是敌人供应线上的重要中继站,它与上庄、中庄、王喜洞、摩天岭等据点相呼应,成为敌人在涞源、宣化公路上封锁我根据地的一大支撑点。

东团堡内外筑有上下三层的大碉堡、地堡、围墙、外壕,设有铁丝网、鹿砦,构成了坚固的环形工事。守敌是日本侵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一个士官教导大队,共一百七十多人,全是从部队中挑来受训的士官,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翻译官名叫金井,朝鲜人。我地下工作人员曾多次做他的工作,他对我们的抗日战争也曾表示同情。

半个月前,三团团长邱蔚曾派了四名侦察员化装成老百姓进东团堡侦察。那一回,他们正赶上日军放映无声电影,当地老百姓都被迫去看,电影宣扬所谓的“王道乐土”和“大东亚共荣圈”。我们的侦察员混在看电影的人群中,虽然金翻译官有所察觉,但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向日军报告。在我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侦察员把敌人的人员和武器装备等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又平安地出了据点。

东团堡周围数十里的乡亲,恨死了据点里那帮奸淫掳掠、杀人如麻的日本侵略军。三团进军东团堡路过乌龙沟、其中口等村庄时,乡亲们群情激昂,有的泣诉日军的罪行,有的兴高采烈地说:“这下可好,龟孙子的死期到了。你们不知道,东团堡的鬼子杀了我们多少人呀!”有一位乡亲拍着自己的胸脯说:“你们要能拿下东团堡鬼子据点,我们家就给你们杀头大牛慰劳!”群众有的主动给我们带路,有的跑来给我们抬担架,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援。



1951年3月24日，公安部长罗瑞卿作镇压反革命的动员报告

三团于夜间潜入离东团堡十里远的村庄。天亮后，邱蔚同志带领侦察参谋刘贵、作战参谋杨兴唐及一营长赖庆尧、二营长郭延林、三营长陈宗坤同志上山看地形。邱蔚同志看完地形后，在电话里向我报告了作战部署：一营攻打上庄据点，切断东团堡与中庄的联系；二营在东团堡的东面和南面担任助攻；三营在东团堡西面及西南面实施主要突击，九连为突击队。

夜色降临了，明净的秋月照着长城内外的荒山野岭。我站在烽火台上，于九月二十二日二十时，向参加涞灵战役中涞源战斗的所有部队发出了攻击命令。

过了片刻，激烈的枪炮声骤然响起——涞源战斗开始了。

战斗一打响，烽火台上指挥所的电话铃声就响个不停，各团的战况不断报来。

一分区一团正在向涞源城猛攻。敌人火力很猛，我方打得异常英勇，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敌人。

三分区二团用炮火猛轰三甲村东山上的敌堡，战士们冒着敌人的弹雨，奋勇劈开一道道铁丝网，跨过外壕，向敌堡发起攻击。

一分区三团三营，在东团堡附近的馒头山打响，战士们在民兵的带领下，伪装狗叫，匍匐前进，砍开铁丝网，紧接着，把日军哨兵砍倒了。正在碉堡内睡觉的日军被惊醒了，可是未等他们还击，战士们就把成捆的手榴弹扔进堡内，把他们炸成了一堆碎尸。担任突击任务的九连在火炮和机枪掩护下，由东团堡的农会主任赵宗带路，向东团堡守敌首先发起冲击。其它连队也一齐猛攻。可是，担任助攻的二营被带错了路，未能按时赶到东团堡。在这个情况下，三营的同志们仍然奋起攻坚。敌人打开探照灯，使用各种武器向我还击，并与冲上去的我方战士展开白

刃格斗，厮杀声和刺刀的撞击声响彻夜空。

“几个团都打得很艰苦呀！”我对高鹏同志说。他点点头。我们知道，遇到这种情况，部队伤亡不会小。

一夜恶战过去，传来一分区一团攻占了涞源东关、西关和南关的战报。但是涞源的大部敌人并未被消灭，他们退入城内防守。三分区二团曾一度冲入三甲村和中庄两地，遭到敌人猛烈的反击，被迫退出。一分区三团九连在拂晓前攻占了东团堡西南角的炮楼，打开了突破口，三营主力随之突入村内。二营赶得东团堡之后，八连以勇猛神速的动作抢占了村南路口的碉堡。但是敌人很顽固，不时组织反冲击。我军在东团堡杀了个几进几出。攻击上庄据点的三团一营，曾夺得敌人一座堡垒。敌人发动了连续反扑。一营几度力拒，终因伤亡过重，不得不后撤。其他方面，担任攻击插箭岭、白石口、张家峪、王喜洞、摩天岭、曹沟堡等据点的兄弟部队都无进展，只是五分区六团攻克了北口，特务营占领了辛庄，挺进军第九团占领了桃花堡、白乐镇、吉家庄三个据点。

情况严重。我拿起电话筒，找到了邱蔚同志。

“邱蔚，怎么回事？东团堡还拿不下来吗？涞源城附近几个据点不拔掉，拿下涞源城就更困难了！明白吗？”

“明白！”从听筒里传来了邱蔚同志嘶哑的声音，“司令员，部队又发起了强攻……鬼子真狠毒，施放毒气，好多战士中毒倒下了！眼下，我们正在采取防护措施，继续攻击……”



1955年9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酒会上